

呂氏春秋

六

013
8482
6



門 13
號 3482
卷 6



呂氏春秋卷之十五

慎大覽

慎大

一曰賢主愈大愈懼愈疆愈恐凡大者小鄰國

也疆者勝其敵也大者侵削鄰國使小勝其敵

則多怨小鄰國則多患多患多怨國雖疆大惡

得不懼惡得不恐故賢主於安思危於達思窮

於得思喪周書曰若臨深淵若履薄冰以言慎

事也周書周文公所作桀為無道暴戾頑貪心不則德

頑求無厭天下顛恐而患之言者不同紛紛分

分字格

呂氏春秋

卷之十五

昭41年12月20日
原安三郎氏
相

子一作羊智度篇

善一作遂

分其情難得。紛紛殺亂也干辛任威凌轢諸侯。以及兆民。干辛桀之諛臣賢良鬱怨殺彼龍逢以服羣。凶衆庶泯泯皆有遠志莫敢直言其生若驚。民敢保其大臣同患弗周而畔將背畔也桀愈自賢矜一作過善非其所行者非主道重塞國人大崩湯乃惕懼憂天下之不寧欲令伊尹往視曠夏恐其不信湯由親自射伊尹。伊尹故由揚言而親自射伊尹示伊尹有罪而亡令夏信之也伊尹奔夏三年反報於亳。亳湯都日桀迷惑於末嬉好彼琬琰。琬當作婉婉順阿意之人或作琬琰美玉也不恤其衆衆志不堪上下相疾。

上天以下八字恐詩辭也新序列有詩恐非也

王莽云時雨師且不知其

民心積怨皆曰上天弗恤夏命其卒湯謂伊尹曰若告我曠夏盡如詩。詩志也湯與伊尹盟以示必滅夏伊尹又復往視曠夏聽於末嬉末嬉言曰今昔天子夢西方有日東方有日兩日相與鬪西方日勝東方日不勝伊尹以告湯商涸旱湯猶發師以信伊尹之盟故令師從東方出於國西以進未接亦而桀走逐之至大沙身體離散為天下戮不可正諫雖後悔之將可奈何湯立為天子夏民大說如得慈親朝不易位農不去疇商不變肆親鄣如夏。鄣讀如衣今兖州人謂殷氏皆曰衣言桀

祖恐祀
揚慎曰入殷首立帝
後視庶封建為郡
縣者何帝天壤

民親殷如此之謂至公。此之謂至安。此之謂至
信。盡行伊尹之盟。不避旱殃。祖伊尹。世世饗商。
祖用伊尹之賢。世世饗商。饗之。盡商世也。武王勝殷。入殷。未下。命
封黃帝之後於鑄。封帝堯之後於黎。封帝
舜之後於陳。下。命封夏后之後於杞。立成湯
之後於宋。以奉桑林。武王乃恐懼。太
息流涕。命周公且進殷之遺老。而問殷之亡故。
又問衆之所說。民之所欲。殷之遺老對曰。欲復
盤庚之政。發巨橋之粟。賦鹿臺之錢。以
盤庚之政。發巨橋之粟。倉名。賦鹿臺之錢。以

淮南子作解箕子之
囚又作樂箕子之

弛

示民無私。鹿臺紂錢。出拘救罪。分財棄責。以振
困窮。棄責。責已不責彼也。矜寡。封比干之墓。崇
其墓。以靖箕子之宮。箕子佯狂。故清淨。表商容
之間。商容殷之賢人。老子。士過者趨。車過者下。
過商容之里者。三日之內。與謀之士。封為諸侯。
趨車載者下也。諸大夫賞以書社。二十五家。庶士施政。去賦。施
於政事。去。然後於濟河。西歸。報於廟。還濟孟津。
其歸賦也。豐鎬報功於文王廟。傳曰。振
旅凱入。飲至策勳。此之謂也。乃稅馬於華山。稅
牛於桃林。秦晉之塞也。蓋在華陰。南。西嶽也。桃林
馬弗復乘。牛弗復爨。鼓旗甲兵。殺牲祭以血塗
之日。爨鼓以進。

呂氏春秋

卷之十五

三

劉白新序

衆旌軍械也。熊虎爲旗。藏之府庫。終身不復用。此武王之德也。故周明堂外戶不閉。示天下不藏也。唯不藏也。可以守至藏。至德之藏武王勝殷。得二虜而問焉。曰。若國有妖乎。若汝一虜對曰。吾國有妖。晝見星而天雨血。此吾國之妖也。一虜對曰。此則妖也。雖然。非其大者也。吾國之妖甚大者。子不聽。父弟不聽。兄君令不行。此妖之大者也。武王避席再拜之。此非貴虜也。貴其言也。故易曰。愬。愬履虎尾。終吉。愬。愬懼也。字讀如憊。愬。履虎尾。終吉。居之以禮。行之。以恭。恐懼戒慎。如履虎尾。終必吉也。喻二虜見於武王。有履虎尾之危。以言所知。武王拜。

列子辛穆子作新編穆子

便辛穆子

淮南通應訓老人作尤人

曲禮上曰搏飯毋放飯

不崇朝

於上列子有苑

之是終。趙襄子攻翟。勝老人中人。使使者來謁。吉也。襄子趙簡子之子。無恤也。使辛穆子伐翟。勝之下。老人中人。城使使者來謁。襄子謁告也。今盧奴西山中有老人中人城也。襄子方食搏飯。有憂色。左右曰。一朝而兩城下。此人之所以喜也。今君有憂色。何。襄子曰。江河之大也。不過三日。三日則消也。飄風一作焱暴雨。日中不須臾。易曰。日中則反。故日中不須臾。今趙氏之德行。無所於積。一朝而兩城下。亡其及我乎。孔子聞之。曰。趙氏其昌乎。夫憂所以爲昌也。而喜所以爲亡也。勝非其難者也。持之其難者也。賢主以此持勝。故其福及後世。齊荆吳越。

呂氏春秋

卷之十五

四

舉列子作拓

鍵

知

為

皆嘗勝矣。而卒取亡。一作卒敗。卒終也。不達乎持勝也。唯有道之主能持勝。孔子之勁。舉國門之關。而不肯以力聞。孔子以一手捉城門關顯而墨子舉之不肯以有力聞於天下。墨子為守攻。公輸般服。而不肯以兵加。公輸般在楚。楚王使設雲梯為攻宋之具。墨子聞而往說之。楚王曰。公輸般天下之巧工也。寡人使攻宋之城。何為不得。墨子曰。使公輸般攻宋之城。臣請為宋守之。公輸般九攻之。墨子九却之。又令公輸般守備。墨子九下之。不肯以善用兵見知於天下也。善墨子名翟。魯人也。著書七十篇。以墨道聞之。持勝者。以術彊弱。一本作善持勝者不以彊弱。言能以術彊其弱也。

權勳

二曰。利不可兩。忠不可兼。兼竝也。不去小利。則大

韓非子十過

鵬齊按嘗與各同嗜也非子十過作嗜未杰作觴

利不得。不去小忠。則大忠不至。故小利大利之殘也。小忠大忠之賊也。聖人去小取大。昔荆龔王與晉厲公戰於鄢陵。荆師敗。龔王傷。晉大夫龔王中其日故曰傷。司馬子反渴而求飲。豎陽穀操黍酒而進之。酒器受三升曰黍。子反叱曰。訾。退酒也。豎陽穀對曰。非酒也。子反曰。亟退却也。豎陽穀又曰。非酒也。子反受而飲之。子反之為人也。嗜酒甘而不能絕於口。以醉戰。既罷。龔王欲復戰。而謀使召司馬子反。子反辭以心疾。龔王駕而往視之。入幄中。聞酒臭而還。曰。今日之戰。不穀親

以忠也三字韓非子作忠愛之

傷所恃者司馬也。而司馬又若此。是亡荆國之社稷。而不恤吾衆也。不穀無與復戰矣。於是罷師去之。斬司馬子反。以為戮。故豎陽穀之進酒也。非以醉子反也。其心以忠也。而適足以殺之。故曰。小忠大忠之賊也。昔者晉獻公使荀息假道於虞。以伐虢。荀息曰。請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以略虞公。而求假道焉。必可得也。垂棘矣。璧所出之地。因以為名也。屈產之乘。屈邑所生。四馬曰乘。今河東北屈駿馬者是也。獻公曰。夫垂棘之璧。吾先君之寶也。屈產之乘。寡人之駿也。若受吾幣。而不吾假道。將奈何。荀息曰。不

許之下脫過貪也三字注文

然。彼若不吾假道。必不吾敢受也。若受我而假我道。是猶取之內府。而藏之外府也。猶取之內阜。而著之外阜也。阜。櫪也。君奚患焉。獻公許之。乃使荀息以屈產之乘為庭實。為虞庭中之實。而加以垂棘之璧。以假道於虞。而伐虢。虞公濫於寶與馬。而欲許之。宮之奇諫曰。不可許也。虞之與虢也。若車之有輔也。車依輔。輔亦依車。虞虢之勢是也。車牙也。輔頰也。先人有言曰。唇竭而齒寒。夫虢之不亡也。恃虞。虞之不亡也。亦恃虢也。若假之道。則虢朝亡。而虞夕從之矣。奈何其假之道也。虞

周南葛覃薄汗
我私之
韓子詩林下風錄
作仇由又喻老篇

又

公不聽而假之道。荀息伐虢，克之，還反伐虞，又克之。荀息操璧牽馬而報，獻公喜曰：「璧則猶是也，馬齒亦薄長矣。」故曰：「小利大利之殘也。」中山之國有風繇者，智伯欲攻之而無道也。風繇國之近晉者也，或作仇首，智伯晉大夫，智襄子瑤也。為鑄大鐘，方車二軌以遺之。風繇之君將斬岸壘谿以迎鐘，赤章蔓枝諫曰：「詩云：『唯則定國。』我胡則以得是於智伯？」赤章蔓枝，風繇之臣也。夫智伯之為人，也貪而無信，必欲攻我而無道也。故為大鐘，方車二軌以遺君。君因斬岸壘谿以迎鐘，師必隨之，弗聽。有頃，諫之。君曰：

大國為懼而子逆之，不祥。子釋之。釋，置也。赤章蔓枝曰：「為人臣，不忠、貞、罪也。忠、貞，不用，遠身可也。斷轂而行，山中道狹，故斷車轂而行去。至衛七日而風繇亡。欲鐘之心勝也。欲鐘之心勝，則安風繇之說塞矣。塞，不也。凡聽說所勝，不可不審也。故太上先勝。先，猶行也。昌國君將五國之兵以攻齊。昌國君樂毅也。為燕昭王將伐齊。五國謂燕、秦、韓、魏、趙也。齊使觸子將以迎天下之兵於濟上。濟水名。齊王欲戰，使人赴觸子，耻而訾之，曰：「不戰，必剗若頰，掘若壘。觸子苦之，欲齊軍之敗於，是以天下兵戰，戰合，擊金而却退。」一作之。率北天

與 趣

若齊白易地或云若
物字

下兵乘之。乘猶勝也。觸子因以一乘去。莫知其所。不聞其聲。一作問。達子又帥其餘卒。達子齊人。以軍於秦。周無以賞。使人請金於齊王。軍屯也。秦周齊城門名也。請金將以賞也。齊王怒曰。若殘豎子之類。殘餘也。豎子謂達子也。惡能給若金。與燕人戰。大敗。達子死。齊王走莒。莒邑。燕人逐北入國。相與爭金於美唐。甚多。美唐金藏所。此貪於小利。以失大利者也。

下賢

三曰。有道之士。固驕人主。人主之不肖者。亦驕有道之士。日以相驕。奚時相得。若儒墨之議。與

卑悒悒得

慎註同

狠一作狠心

齊荆之服矣。賢主則不然。士雖驕之而已。愈禮之。士安得不歸之。士所歸。天下從之。帝也者。天下之適也。適主也。王也者。天下之往也。得道之人。貴為天子。而不驕倨。富有天下。而不聘夸卑。為布衣。而不瘁攝。瘁病也。攝猶屈也。貧無衣食。而不憂懾。狠乎其誠自有也。自有有道也。覺乎其不疑有以也。桀乎其必不渝移也。桀持也。渝變也。移易也。循乎其與陰陽化也。忽忽乎其心之堅固也。忽忽明貌。空空乎其不為巧故也。空空慙也。巧故僞詐也。迷乎其志氣之遠也。志在上海昏乎其深而不測。確乎其節之不庠也。就

就乎就就讀如由與之與其不肯自是。鵠乎其羞用智慮

也。鵠讀如浩浩。昊天浩也。假乎其輕俗誹譽也。皆謂體道之人也。

以天為法。以德為行。以道為宗。與物變化而無

所終窮。精充天地而不竭。神覆宇宙而無望。四

上下日字往古來今。日宙無望無界畔也。莫知其始。莫知其終。莫知

其門。莫知其端。莫知其源。道不可得知也。其大無外。其

小無內。此之謂至貴。道大無外。小無內。士有若此者。五

帝弗得而友。三王弗得而師。去其帝王之色。則

近可。一作於。得之矣。堯不以帝見善綬。北面而問

焉。堯天子也。善綬布衣也。何故禮之。若此其甚

也。善綬得道之士也。得道之人。不可驕也。堯論

其德行達智而弗若。故北面而問焉。此之謂至

公。非至公其孰能禮賢。周公且文王之子也。武

王之弟也。成王之叔父也。所朝於窮巷之中。甕

牖之下者。七十人。甕牖以破甕蔽牖言貧陋也。文王造之而

未遂。造始也。遂成也。武王遂之而未成。周公且抱少主

而成之。故曰。成王不唯以身下士邪。齊桓公見

小臣稷。一日三至。弗得見。從者曰。萬乘之主。見

布衣之士。一日三至。而弗得見。亦可以止矣。桓

公曰。不然。士驚祿爵者。固輕其主。驚亦輕也。其主驚

倚當為遺音之誤
即下而能遺之

宗本

霸王者亦輕其士。縱夫子驚祿爵。吾庸敢驚霸王乎。遂見之。不可止。世多舉桓公之內行。內行雖不修。霸亦可矣。霸功大亦可以誠行之此論。滅內行之闕也。而內行修。王猶少。猶尚也。子產相鄭。鄭大夫子國之子。公孫喬也。往見壺丘子林。與其弟子坐。必以年。是倚其相於門也。年齒也。子產壺丘子弟子坐以齒長少相亞不以尊位而上之倚置其相之寵於壺丘之門外不以加於坐也。故曰倚其相於門也。夫相萬乘之國。而能遺之。遺猶全也。鄭國北迫晉南近楚爵則謀伯也。賦千乘耳。而云萬乘復妄言也。志論行。而以心與人相索。索盡也。推其志行以忠。心與人相極盡。知其情實。一日索。其唯子產乎。故相鄭十八年。刑法與人為法則。

魏世家

及

黃或作瑋

三人殺二人。桃李之垂於行者。莫之援也。援攀也。錐刀之遺於道者。莫之舉也。舉猶取也。魏文侯見段干木。立倦而不敢息。反見翟黃。踞於堂而與之言。反從干木所還也。翟黃不說。以文侯敬于木而慢已也。文侯曰。段干木官之則不肯。祿之則不受。今汝欲官則相位。欲祿則上卿。既受吾實。實猶爵祿也。又責吾禮。無乃難乎。故賢主之畜人。也不肯受實者。其禮之禮。一作甲。士莫高乎節欲。欲節則令行矣。文侯可謂好禮士矣。好禮士。故南勝荆於連隄。東勝齊於長城。虜齊侯。獻諸天子。天子賞文侯以上卿。

文侯平公高之後與周同姓魏桓子之孫始立為侯文謚也

報更先識錄

四日國雖小其食足以食天下之賢者其車足以乘天下之賢者其財足以禮天下之賢者與天下之賢者為徒也徒黨此文王之所以王也今雖未能王其以為安也不亦易乎此趙宣孟之所以免也宣孟晉卿趙盾也周昭文君之所以顯也文君周後所分立孟嘗君之所以却荆兵也孟嘗君齊公子東周君也田嬰之子古之大立功名與安國免身者其道無他其必此之由也堪士不可以驕恣屈一作

董仲舒云先提三句後敘其事句法甚妙

堪恐故字

左傳宣二年

說苑德思引此篇飢柔作馱柔食獨作復自食三字淮南子作李柔

憎注一作取

鵬齊按說苑作子斯食斯即第也第斯古音相通斯猶畫也

也堪樂也樂士當以禮卑謙不可以驕恣屈之昔趙宣孟將上之絳見骹桑之下有餓人臥不能起者宣孟止車為之下食蠲而舖之再咽而後能視宣孟問之曰女何為而餓若是對曰臣宦於絳歸而絕糧羞行乞而憎自取故至於此羞於行乞自憎至此也宣孟與脯一胸拜受而弗敢食也問其故對曰臣有老母將以遺之宣孟曰斯食之吾更與汝乃復賜之脯二束與錢百而遂去之處二年晉靈公欲殺宣孟伏士於房中以待之因發酒於宣孟宣孟知之中飲而出靈公令房中之士疾追而殺

先及宣孟之面說死作
既及宣孟而宣孟之
面
嘻君舉作今固是君
舉當作與
伊訓尔德固小萬邦
惟慶尔惟石固大
墜厥宗

此大雅文王三章也一作
文王以多士而趙盾以
桑下之患也十六字

之。一人追疾先及宣孟之面曰嘻君饗。饗車也
使就車也吾請為君反死。反還也宣孟曰而名為誰。而汝
也。反走對曰何以名為臣。飢桑下之餓人也。還
鬪而死。宣孟遂活。此書之所謂德幾無小者也。
宣孟德一士猶活其身而况德萬人乎。故詩曰。
赳赳武夫公侯干城。此周南兗且之首章也言其賢可為公侯扞難其城也
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大雅文王之三章也人主胡可
以不務哀士。哀愛也士其難知唯博之為可博則
無所遁矣。張儀魏氏餘子也。大夫庶子為餘受氏為長將西
遊於秦。過東周。客有語之於昭文君者曰魏氏

人張儀材士也將西遊於秦願君之禮貌之也。
昭文君見而謂之曰聞客之秦寡人之國小不
足以留客雖遊然豈必遇哉。客或猶歎也。不
遇請為寡人而一歸也。國雖小請與客共之。張
儀還走北面再拜。張儀行。昭文君送而資之。至
於秦。留有間。惠王說而相之。惠王孝公之子始稱王也張儀
所德於天下者無若昭文君。周千乘也。重過萬
乘也。張儀重之令秦惠王師之。師昭文君逢澤之會。魏王
嘗為御。韓王為右。秦會諸侯於逢澤魏王為昭文君御韓王為之右也名
號至今不忘。此張儀之力也。孟嘗君前在於薛。

迎

齊集待作侍

和

坐集作望上薄作

荆人攻之。淳于髡為齊使於荆。還反過於薛。孟嘗君令人禮貌而親郊送之。謂淳于髡曰。荆人攻薛。夫子弗為憂。文無以復待矣。待待見也淳于髡曰。敬聞命矣。至於齊。畢報。反命畢也王曰。何見於荆。對曰。荆甚固。固護以侵兼人而薛亦不量其力。王曰。何謂也。對曰。薛不量其力。而為先王立清廟。荆固而攻薛。薛清廟必危。故曰。薛不量其力。而荆亦甚固。齊王知顏色。齊王宣王也。威王之子。知猶發也。曰。嘻。先君之廟在焉。疾舉兵救之。由是薛遂全。顛蹙之請。坐拜之謁。雖薄則薄矣。薄輕少也故善說者。陳其勢。

言其方。見人之急也。若自在危厄之中。豈用彊力哉。彊力則鄙矣。說之不聽也。任不獨在所說。亦在說者。

順說

五日。善說者若巧士。因人之力。以自為力。因其來而與來。因其往而與往。與猶助也不設形象。與生與長。而言之與響。與盛與衰。以之所歸。歸終也力雖多。材雖勁。勁彊也以制其命。順風而呼。聲不加疾也。際高而望。目不加明也。所因便也。惠盎見宋康成公。而謂足聲速疾。言曰。寡人之所說者。

勁

淮南道。定計。直。孟。見。宋。康。王。蹀。足。聲。效。疾。言。曰。寡。人。所。說。者。男。有。功。不。說。為。仁。義。者。

呂氏春秋

卷之十五

十三

又見列子
每作不說

勇有力而無為仁義者。惠盎者宋人惠施族也。康王宋昭公曾孫辟公之子名侵立十一年僭號稱王四十五年大為不道故曰宋子不足仁義者也齊湣王伐滅之。客將何以教寡人。惠盎對曰。臣有道於此。使人雖勇刺之不入。雖有力擊之弗中。大王獨無意耶。王曰。善。此寡人所欲聞也。惠盎曰。夫刺之不入。擊之不中。此猶辱也。臣有道於此。使人雖有勇弗敢刺。雖有力不敢擊。大王獨無意耶。王曰。善。此寡人之所欲知也。惠盎曰。夫不敢刺不敢擊。非無其志也。臣有道於此。使人本無其志也。本無有擊刺之志也。大王獨無意邪。王曰。善。此寡人之所

心

願也。惠盎曰。夫無其志也。未有愛利之心也。臣有道於此。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驩然皆欲愛利之。此其賢於勇有力也。言以仁義之德使民皆欲愛利之也故賢於勇有力。居四累之上。大王獨無意耶。四累謂卿大夫士及民四等也。王曰。此寡人之所欲得。惠盎對曰。孔墨是也。言當為孔丘墨翟之德則得所欲也故曰是也。孔丘墨翟無地為君。無官為長。天下丈夫女子莫不延頸舉踵而願安利之。願其尊高也。今大王萬乘之主也。誠有其志。有孔墨之志。則四境之內皆得其利矣。其賢於孔墨也遠矣。宋王無以應。惠盎趨而出。宋王謂左右

安忍衍

已

因循使也

劉向新序

曰。辯矣。客之以說服寡人也。宋王俗主也。而心猶可服。因矣。因則貧賤可以勝富貴矣。小弱可以制疆大矣。田贊衣補衣而見荆王。田贊齊人也。補衣弊也。荆王曰。先生之衣。何其惡也。田贊對曰。衣又有惡於此者也。荆王曰。可得而聞乎。對曰。甲惡於此。甲。鎧也。此惡衣也。王曰。何謂也。對曰。冬日則寒。夏日則暑。衣無惡乎。甲者贊也。貧故衣惡也。今大王萬乘之主也。富貴無敵。而好衣。民以甲。臣弗得也。得也。得猶取也。意者為其義耶。甲之事。兵之事也。刈人之頸。剝人之腹。隳人之城郭。刑人之父子也。

甚貴下同

其名又其不榮。兵殺人以逆名不得為榮。意者為其實耶。苟慮害人。人亦必慮害之。不得財實也。為財利廣出苟謀害人。人亦必謀之。苟慮危人。人亦必慮危之。其實人久一作則甚不安之。其為事如此。二者臣為大王無取焉。二者害與荆王無以應說。雖未大行。田贊可謂能立其方矣。方道也。若夫偃息之義。則未之識也。段于木偃息以安魏田贊辯說以服荆此管子得於魯。魯之偃息。故曰未知誰賢之也。管子得於魯魯東縛而檻之。使役人載而送之。齊其謳歌而引。役人皆謳歌而輓。管子恐魯之止而殺已也。欲其車以送之也。管子得於魯。魯速至齊。因謂役人曰。我為汝唱。汝為我和。其所

鵬商按偃息謂偃兵息民也

韓非子

朕不可二字

爾雅注蹶作屨
蹶詩外傳
說死復恩

唱適宜走。役人不倦。而取道甚速。管子可謂能
因矣。役人得其所欲。已亦得其所欲。以此術也。
是用萬乘之國。其霸猶少。桓公則難與往也。
也言其難與
致於王也

不廣

六曰。智者之舉事。必因時。時不可必成。
必成猶
必得也

其人事則不廣。
廣博也成亦可。不成亦可以其所

能。託其所不能。若舟之與車。
舟不能陸。車不能
浮。然更相載。故曰

以其所能託其所不能也。北方有獸。名曰蹶。鼠前而兔後。趨

則踰。走則顛。常為蚤蚤距虛。取甘草以與之。蹶

有患害也。蚤蚤距虛。必負而走。此以其所能託

其所不能也。
託寄也鮑叔管仲。召忽。三人相善。欲相

與定齊國。以公子糾為必立。召忽曰。吾三人者

於齊國也。譬之若鼎之有足。去一焉。則不成。且

小白則必不立矣。
小白齊桓公名不若三人佐公子糾

也。管仲曰。不可。夫國人惡公子糾之母。以及公

子糾。公子小白無母。而國人憐之。事未可知。不

若令一人事公子小白。夫有齊國。必此二公子

也。
二公子齊僖公之
子襄公之弟也故令鮑叔傅公子小白。管

子召忽。居公子糾所。公子糾外物則固難必。
物事

也。糾在外不可謂必得主故曰固難必。雖然管子之慮近之矣。若丘趙使孔青將死士而救之。與齊人戰大敗之。齊將死得車二千得尸三萬。以為二京。古者軍伐克敗於其所獲尸合土葬之以為京。甯越謂孔青曰。觀故孔青欲以齊尸為二京也。甯越趙之中牟人也。惜矣。不如歸尸以內攻之。甯越趙之也。言不如歸尸於齊。齊人必怨其將使葬送以盡其財。是所以內攻之也。越聞之。古善戰者沙隨。賁服。沙隨猶相守不進不却。舍延尸。軍行三十里為一舍。却舍以緩其尸。使齊人得收之。彼得尸而財費之。車甲盡於戰。府庫盡於葬。此之謂內攻之。孔青曰。敵齊不尸則如

何。言與齊為敵不收其尸為京則何如。甯越曰。戰而不勝其罪一。與人出而不與人入其罪二。與之尸而弗取其罪三。民以此三者怨罪。一作上上無以使下下無以事上。是之謂重攻之。甯越可謂知用文武矣。用武則以力勝。用文則以德勝。文武盡勝何敵之不服。晉文公欲合諸侯。咎犯曰。不可。天下未知君之義也。公曰。何若。咎犯曰。天子避叔帶之難。出居於鄭。君奚不納之。以定大義。且以樹譽。樹立也。文公曰。吾其能乎。咎犯曰。事若能成。繼作經文之業。定武之功。關一作開土安疆。於此乎在。

卷之十五 十七

山段恐有脫誤

矣事若不成補周室之闕勤天子之難勤憂成也教垂名於此乎在矣成仁義之教勤天子之名以示諸侯於此在矣君其勿疑文公聽之遂與一作草中之戎驪土之翟定天子於成周天子周襄王也成周今維揚也於是天子賜之南陽之地襄王賜之南陽之地在河之北晉之屬遂霸諸侯舉事義且利以立大功文公可謂智矣此咎犯之謀也出亡十七年反國四年而霸其聽皆如咎犯者耶管子鮑叔佐齊桓公舉事舉猶用也齊之東鄙人有常致苦者管子死豎刁易牙用國之人常致不苦不知致苦卒為齊

國良工澤及子孫知大禮知大禮雖不知國可也禮國之本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故曰不知國可也

貴因

七日三代所寶莫如因因則無敵禹通三江五湖決伊闕溝廻陸注之東海因水之力也廻通也舜一徙成邑再徙成都三徙成國周禮四井為邑邑方二里也四縣成都都方二十二里也邑有封都有成然則邑小都大傳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成國成千乘而堯授之禪位因人心也湯武以千乘制夏商因民之欲也傳曰衆曹所好鮮其所惡鮮其不敗桀紂是也如秦者立而至有車也故曰因民之欲也

為

居氏書

卷之十五

十八

立猶行也。車適越者，坐而至有舟也。秦越遠塗，行陸而至也。也。崢立安坐而至者，因其械也。崢正也。械，輓也。武王使人候殷。候，視也。反報岐周曰：殷其亂矣。武王曰：其亂焉至？對曰：讒慝勝良。讒，慝也。進用忠良，黜遠故曰勝良。武王曰：尚未也。又復往。反報曰：其亂加矣。武王曰：焉至？對曰：賢者出走矣。謂箕子奔朝鮮。武王曰：尚未也。又往。反報曰：其亂甚矣。武王曰：焉至？對曰：百姓不敢誹怨矣。武王曰：嘻，遽告太公。遽，疾也。太公對曰：讒慝勝良，命曰戮。戮，暴也。賢者出走，命曰崩。崩，壞也。百姓不敢誹怨，命曰刑勝。傳曰：厲王虐國人，謗王，王使衛巫監謗者，得而殺之。

乃不敢言而道路其亂至矣，不可以駕矣。駕，加也。以目刑，碎勝也。故選車三百，虎賁三千，朝要甲子之期，而紂為禽。朝，早朝也。與諸侯要期，甲子之日也。則武王固知其無與為敵也。因其所用何敵之有矣。武王至鮪水，殷使膠鬲候周師。武王見之，膠鬲曰：西伯將何之？無欺我也。武王曰：不子欺，將之殷也。膠鬲曰：竭至。竭，也。言以何日來至殷也。武王曰：將以甲子至殷郊。子以是報矣。報，白也。膠鬲行，天雨，日夜不休。行猶還也。不休，行猶還也。天所以克紂也。武王疾行不輟，軍師皆諫曰：卒病，請休之。武王曰：吾已令膠鬲以甲子之期報

其主矣。今甲子不至。是令膠鬲不信也。膠鬲不信也。其主必殺之。吾疾行以救膠鬲之死也。武王果以甲子至殷郊。殷已先陳矣。至殷因戰。大克之。此武王之義也。人為人之所欲。已為人之所惡。先陳何益。人謂武王也。人之所欲。天必從。惡。天必壞之。所壞不順。天誅也。已謂紂也。人之所可支。故曰先陳何益。適令武王不耕而獲。不耕而獲。不戰而克也。故孫子曰。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武王入殷。聞殷有長者。武王往見之。而問殷之所以亡。殷長者對曰。王欲知之。則請以日中為期。武王與周公且明日早要期。則弗得也。武王恠之。周公曰。吾已

知之矣。此君子也。取不能其主有。以其惡告王。不恐為也。若夫期而不當。言而不信。此殷之所以亡也。已以此告王矣。夫審天者。察列星而知四時。因也。一本此字下有動作。因日推曆者。視月行而知晦朔。因也。禹之裸國。裸人衣出。一本不出。因也。墨子見荆王。錦衣吹笙。因也。墨子好否。錦與笙非其所服也。而孔子道。彌子瑕。見為之。因荆王之所欲也。孔子道。彌子瑕。見釐夫人。因也。彌子瑕。衛靈公之幸臣。孔子因之。聞或云為謚。謚法小心畏忌曰釐。南子淫佚與。宋朝通太子。刺賸於野。野人歌之曰。既定爾婁。猪盍歸我艾。狼推此言。湯武遭亂。世臨苦民。揚之不得諡為釐明矣。

其義成其功。因也。故因則功。專則拙。因則成故曰拙因者無敵。國雖大。民雖衆。何益。

察今

八曰。上胡不法先王之法。非不賢也。為其不可得而法。先王之法。經乎上世而來者也。人或益之。人或損之。胡可得而法。雖人弗損益。猶若不_一可得而法。東夏之命。古今之法。言_{一作異}而典殊。東夏東方也。命令也。故古之命多不通乎今之言者。今之法多不合_{一作}乎古之法者。殊俗之民。有似於此。其所為欲同。其所為欲異。口惛之命不偷。

若舟車衣冠滋味聲色之不同。人以自是。反以相誹。天下之學者。多辯言利辭。倒不求真實。務以相毀。以勝為故。故事先王之法。胡可得而法。雖可得。猶若不可法。凡先王之法。有要於時也。時不與法俱至。法雖今而至。猶若不可法。故擇_{一作}先王之成法。而法其所以為法。先王之所以為法者。何也。先王之所以為法者。人也。而已。亦人也。故察已。則可以知人。察今。則可以知古。古今一也。人與我同耳。有道之士。貴以近知遠。以今知古。以益所見。知所不見。故審堂下之陰。陰

睇通作胞。又与庖同。睇睇眈也。

滌或澌。都堵同。

也。而知日月之行。陰陽之變。見一作瓶水之冰。而知天下之寒。魚鼈之藏也。嘗一脔肉。而知一鑊之味。一鼎之調。調和也。荆人欲襲宋。使人先表澌。澌一作水。澌水暴益。荆人弗知。循表而夜涉。溺死者千有餘人。軍驚而壞。都舍嚮其先表之時可導也。導涉也。嚮其施表時水可涉也。今水已變而益多矣。荆人尚猶循表而導之。此其所以敗也。今世之主法先王之法也。有似於此。似此表澌水而其不知其長益也。其時已與先王之法虧矣。而曰此先王之法也。而法之以為治。豈不悲哉。故治國無法則亂。守法

而弗變則悖。悖亂不可以持國。世易時移。變法宜矣。譬之若良醫。病萬變。藥亦萬變。病變而藥不變。嚮之壽民。今為殤子矣。未成人夭折曰殤子。故凡舉一作事。必循法以動。循一作修。變法者。因時而化。若此論則無過務矣。務猶事也。夫不敢議法者。衆庶也。以死守者。有司也。因時變法者。賢主也。是故有天下七十一聖。其法皆不同。非務相反也。時勢異也。故曰長劍期乎斷。不期乎鏌鋦。鏌鋦。良劍也。取其能斷無取於名也。故良馬期乎千里。不期乎驥騫。騫。千里馬名也。王者乘之遊。騫。因曰驥騫也。夫成功名者。此先王之

騫。疑當作驥。

良

契語為契
通雅曰劉陶傳實是契薄之契字按方傳陽虎借邑人之車契其軸晉樂府樂府飲清血契即刻字且契通言見察今之

一本無不字是

千里也。楚人有涉江者，其劍自舟中墜於水，遽契^{一作}其舟曰：是吾劍之所從墜。^{遽疾也，疾刻舟識之於此}舟已行矣，而劍不行，求劍若此，不亦惑乎？以此故法為其國與此同時已徙矣，而法不徙，以此為治，豈不難哉？有過於江上者，見人方引嬰兒而欲投之江中，嬰兒啼，人問其故，曰：此其父善游，其父雖善游，其子豈遽善游哉？此任物亦不必恃矣。^{在荆國之為政有似於此。}

呂氏春秋卷之十五 終

呂氏春秋卷之十六

先識覽

先識

一曰：凡國之亡也，有道者必先去。古今一也。^{傳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地從於城，城從於民。民不潰，民從於賢。賢父邑乎岐周，邠人襁負，故賢主得賢者而民得，民得而城得，城得而地得。夫地得豈必足行其地？人說其民哉？得其要而已矣。^{孝經曰：非家至而日見之也。以夏太史得化耳，故曰得其要而已矣。}令終古出其圖法，執而泣之。夏桀迷惑，暴亂愈}

呂氏春秋卷之十六

升菴文集曰細人之
愛人也以姑息注姑且也
息休也義殊晦按子云
約義於考之言用姑息
之語注姑婦也息小兒
也其義始明白合表法
通雅辟遠箕子爰近姑
與息太平御覽引武王
曰紂愛姑與息則爰是
愛之說
爵
說死

甚。太史令終古乃出奔如商。湯喜而告諸侯曰。夏王無道。暴虐百姓。窮其父兄。恥其功臣。輕其賢良。棄義聽讒。眾庶咸怨。守法之臣。自歸于商。殷內史向摯。見紂之愈亂迷惑也。於是載其圖法。出亡之周。武王大說。以告諸侯。曰。商王大亂。沈于酒德。辟遠箕子。爰近姑與息。箕子忠臣而疏遠之。姑息與近之。而姐已為政。賞罰無方。不用法式。殺三不辜。剖比干之心。折材士之肝。剗孕婦而觀其胞。民大不服。守法之臣。出奔周國。晉太史屠黍。見晉之亂也。見晉公之驕而無德義也。以其圖法歸周。屠黍晉出公之太史也。出公頃

公之孫。定公之子也。史記曰。智伯攻出公。出公奔齊。而道成焉。周威公見而問焉。曰。天下之國孰先亾。周敬王後五世考烈王封其弟於河南為桓公威公桓公之孫也。對曰。晉先亾。威公問其故。對曰。臣比在晉也。不敢直言。示晉公以天妖日月星辰之行。多以不當。曰。是何能為。不敢直言其亂也。但語以日月星辰之行多不當。其宿度也。又示以人事多不義。百姓皆鬱怨。曰。是何能傷。又示以鄰國不服。賢良不舉。曰。是何能害。如是。是知所以亾也。故臣曰。晉先亾也。居三年。晉果亾。威公又見屠黍而問焉。曰。孰次之。對曰。中山次之。威公問其故。對曰。天

切倚說死作切倚
悲謂悲音也

子疑衍說死年于字

呂氏春秋 卷之十九
生民而令有別有別人之義也。所異於禽獸麋鹿也。君臣上下之所以立也。中山之俗以晝為夜。以夜繼日。男女切倚。固無休息。切磨倚近也。無休息夜淫。不足續。康樂歌謠好悲。康安也。安淫酒之樂。樂極則繼之以悲也。其主弗知惡。此亾國之風也。臣故曰。中山次之。居二年。中山果亾。威公又見屠黍而問焉。曰。孰次之。屠黍不對。威公固問焉。對曰。君次之。威公乃懼。求國之長者得義蒔。田邑而禮之。二人賢者也。得史麟。趙駢。以為諫臣。去苛令三十九物。物事。以告屠黍。對曰。其尚終君子之身乎。曰。臣聞之。國之

該死在肆字
肆羊吏切。款名曰假。至於道之側曰肆。

興也。天遺之賢人。與極言之士。國之亾也。天遺一作之亂人。與善諛之士。威公薨。肆九月不得葬。周乃分為二。下棺置地。中謂之肆。故有道者之言也。不可不重也。周鼎著饗餐。有首無身。食人未一作咽。害及其身。以言報更也。為不善亦然。白圭之中山。中山之王欲留之。白圭固辭。乘輿而去。又之齊。白圭周人。齊王欲留之。仕。又辭而去。人問其故。曰。之二國者。皆將亾。所舉有五盡。何謂五盡。曰。莫之必。則信盡矣。莫之譽。則名盡矣。莫之愛。則親盡矣。行者無糧。居者無食。則財盡矣。不能用

人又不能自用則功盡矣。國有此五者無幸必
 亡。中山齊皆當此。當此五盡若使中山之王與齊王
 聞五盡而更之則必不亡矣。更猶革也其患不聞雖
 聞之又不信然則人主之務在乎善聽而已矣。
 夫五割而與趙悉趙而距軍乎濟上未有益也。
 中山五割地與趙趙卒亡之齊悉趙軍以距燕
 人於濟上卒破之不能自存故曰未有益也。
 是棄其所以存而造其所以亡也。保地養民所以存也棄而不修割地與趙棄民於燕不能自衛而衆破亡故曰造其所以亡也

觀世

二曰天下雖有有道之士國猶少千里而有一

士比肩也。累世而有一聖人繼踵也。士與聖人
 之所自來若此其難也。而治必待之。治奚由至。
 淮南記曰欲治之君不世出可與治之臣不萬
 一以不萬一待不世出何由遇哉。故曰治奚由
 至。雖幸而有未必知也。不知則與無賢同。此治
 世之所以短而亂世之所以長也。故王者不四
 霸者不六。亡國相望。囚主相及。言不得士則無
 此之患。此周之所封四百餘。建封服國八百餘。今
 無存者矣。雖存皆嘗亡矣。賢主知其若此也。故
 曰慎一日以終其世。沒世為世譬之若登山登山者
 處已高矣。左右視尚巍巍焉。山在其上。賢者之

又見謹聽篇文小異

所與處。有似於此。身已賢矣。行已高矣。左右視
尚盡賢於已。故周公且曰。吾不如者。吾不與處。
累我者也。與我齊者。吾不與處。無益我者也。惟
賢者。必與賢於已者處。賢者之可得與處也。禮
之也。主賢世治。則賢者在。上。主不肖世亂。則賢
者在下。今周室既滅。天下既廢。亂莫大於無天
子。無天子。則疆者勝弱。衆者暴寡。以兵相剗。剗滅
不得休息而佞進。今之世當之矣。故欲求有道
之士。則於江海之上。山谷之中。僻遠幽間之所。
若此。則幸於得之矣。太公釣於滋泉。遭紂之世。

之下新序有吾字

新序未下有可字

也。故文王得之。文王千乘也。紂天子也。天子失
之。而千乘得之。知之與不知也。紂不知太公賢故失之也諸
衆齊民。不待知而使。不待禮而令。令亦使也若夫有
道之士。必禮必知。然後其智能可盡也。晏子之
晉。見反裘負芻。息於塗者。以為君子也。晏子齊晏平仲
使人問焉。曰。曷為而至此。對曰。齊人累之。名為
越石父。累之累然有罪晏子曰。譖遽解左驂以贖之。載
而與歸。至舍弗辭而入。越石父怒。請絕。晏子使
人應之。曰。嬰未嘗得交。一作友也。今免子於患。吾
於子猶未邪也。越石父曰。吾聞君子屈乎不已。

新序客上有上字

新序令作全

列子說符篇

知者。而伸乎。已知者。吾是以請絕也。晏子乃出見之。曰：嚮也見客之容而已。今也見客之志。嬰聞察實者不留聲。實功實也。欲察人之實。不復留意考其名聲也。觀行者不譏辭。欲觀人之至行。不譏刺之以辭。嬰可以辭而無棄乎。辭謝也。謝不敏。而可以弗棄也。越石父曰：夫子禮之。敢不敬從。晏子遂以為客。俗人有功則德。德則驕。今晏子功免人於阨矣。而反屈下之。其去俗亦遠矣。此令功之道也。子列子窮。容貌有饑色。子列子著莊子前莊子稱之也。客有言之於鄭子陽者。子陽鄭相。一日鄭君。曰：子列禦寇。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無

乃為不好士乎。鄭子陽令官遺之粟數十秉。子列子出見使者。再拜而辭。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望而拊心曰：聞為有道者。妻子皆得逸樂。今妻子有饑色矣。君過而遺先生食。先生又弗受也。豈非命也哉。子列子笑。一作歎。而謂之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也。至已而罪我也。有罪且以人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難。殺子陽。子陽嚴猛刑無所赦。家人有折弓者。果誅。因國人逐獬狗之亂而殺也。受人之養而不死其難。則不義。死其難。則死無道也。死無道逆也。子列子除不義去逆也。

已与以同 遠当作達

知接

三曰人之目以照見之也。以瞶則與不見同。其所以為照所以為瞶異。瞶士未嘗照故未嘗見。瞶者目無由接也。無由接而言見。諛之誣億不也。諛審也。智亦然。其所以接智所以接不智同其所不能接。所不能接異。智者其所能接遠也。愚者其所能接近也。所能接近而告之以遠。奚由相得。無由相得。說者雖工不能喻矣。戎人見瀑布者。

諛字書無之字彙補引
此注訓誣

或疑諛誤字誤

而問之曰何以為之莽莽也。為作也莽莽長大貌也指麻

而示之怒曰孰之壤壤也。壤猶養治之莽莽均長貌故亡國非無智士也。非無賢者也。

其主無由接故也。無由接之患自以為長一作智。

智必不接。今不接而自以為智。悖若此則國無

以存矣。主無以安矣。智無以接而自知弗智則

不聞亡國。不聞危君。言人君自知不智則求賢而任之故不聞亡國危君

也。管仲有疾。桓公往問之曰。仲父之疾病矣。病困

也。將何以教寡人。管仲曰。齊鄙人有諺曰。居者

無載行者無埋。謂臣居職有謀計皆當宣之於君無有載藏之於心也行謂即

管子
韓非子

管子小神篇常之巫
作堂巫

世也亦當輪寫所知使君今臣將有遠行胡可
行之無有懷藏埋之地中
以問。言不桓公曰願仲父之無讓也管仲對曰
足問願君之遠易牙豎刁常之巫衛公子啓方公曰
易牙烹其子以慊寡人猶尚可疑耶管仲對曰
人之情非不愛其子也其子之忍又將何有於
君公又曰豎刁自宮以近寡人。宮害陰猶尚可
疑耶管仲對曰人之情非不愛其身也其身之
忍又將何有於君公又曰常之巫審於死生能
去苛病。苛鬼病竟猶尚可疑耶管仲對曰死生
下人病也命也苛病失也。精神失其守君不任其
物乘以下人故曰失

命守其本而恃常之巫彼將以此無不為也。為妖
惑也公又曰衛公子啓方事寡人十五年矣其父
死而不敢歸哭猶尚可疑耶管仲對曰人之情
非不愛其父也其父之忍又將何有於君公曰
諾管仲死盡逐之食不甘宮不治苛病起朝不
肅居三年公曰仲父不亦過乎孰謂仲父盡之
乎。誰謂仲父言於是皆復召而反明年公有病
盡可用乎常之巫從中出曰公將以某日薨易牙豎刁常
之巫相與作亂塞宮門築高牆不通人矯以公
令。令矯公命為有一婦人踰垣入至公所公曰
不通人之命

我欲食。婦人曰：吾無所得。公又曰：我欲飲。婦人曰：吾無所得。言無從得公曰：何故？對曰：常之巫從中出曰：公將以某日薨。易牙、豎刁、常之巫相與作亂，塞宮門，築高牆，不通人，故無所得。衛公子啓方以書社四十下衛。下降也公慨焉，歎涕出日：嗟乎！聖人之所見，豈不遠哉！若死者有知，我將何面目以見仲父乎！蒙衣袂而絕乎壽宮。蒙也。袂，衣袖也。以衣覆面而絕壽宮寢室也。蟲流出於戶，上蓋以楊門之扇。楊門，門名。扇，屏也。邪臣爭權，莫能舉喪事。六十日而殯，蟲流出戶，不欲人見，故掩以扇也。三月不葬，此不卒聽管仲之言也。一作也。

桓公非輕難而惡管子也。輕，易也。無由接見也。無由

接，固却其忠言也。接，知也。而愛其所尊賢也。尊其所

謂豎刁、易牙、常之巫，衛公子啓方之屬也。

悔過

四日穴深尋，則人之臂必不能極矣。八尺是日尋，是何

也不至故也。智亦有所不至，所不至，說者雖辨，

為道雖精，不能見矣。精微也。故箕子窮于商，范蠡

流乎江，昔秦穆公與師以襲鄭。不鳴鐘鼓，蹇叔

諫曰：不可。臣聞之，襲國邑以車，不過百里，以人

不過三十里。軍行三十里一舍皆以其氣之趨與力之

左氏傳
公羊傳
淮南子

盛。至。是。以。犯。敵。能。滅。去。之。能。速。趨壯也。故進能滅敵去之能疾也。今行數千里。又絕諸侯之地。以襲國。臣不知其可也。絕過也。過諸侯之土地。遠行襲國。必不能克也。君其重圖之。繆公不聽也。蹇叔送師於門外而哭曰。師乎。見其出而不見其入也。蹇叔有子曰申與視。申白乙丙也。視孟明視也。皆蹇叔子也。與師偕行。蹇叔謂其子曰。晉若過師必於殺。殺澠池縣西。峭塞是也。女死不於南方之岸。必於北方之岸。為吾尸女之易。識之易也。繆公聞之。使人讓蹇叔曰。寡人與師。未知何如今。哭而送之。是哭吾師也。蹇叔對曰。臣不敢哭師也。臣老矣。

有子二人。皆與師行。比其反也。非彼死。則臣必死矣。是故哭。師行過周。周今河南城。王孫滿要門而窺之。王孫滿周大夫也。要微也。曰。嗚呼。是師必有疵。疵病。若無疵。吾不復言道矣。夫秦非他。周室之建國也。過天子之城。宜橐甲束兵。左右皆下。以為天子禮。今初服回建。左不軾而右之。初同也。兵服上下無別。故曰初服。回建者。兵車四乘也。左君位也。君不載而車右之不軾。超乘者。五百乘。力則多矣。然而寡禮。安得無疵。超乘也。躡車上多而寡禮。師過周而東。鄭賈人茲高奚施。將西市於周。道遇秦師。曰。嘻。師所從來者遠矣。此

初當為初注高互傳
僖十五年初服振

臣一作巨

言之不信一作而不可不信六字

蹇叔哭其子云晉人過師必於殺繆公不信。言之不信。師之不反也。從此生故不至之為害大矣。

樂成

五日大智不形。大器晚成。大音希聲。禹之決江水也。民聚瓦礫。事已成功。已立為萬世利。禹之所見者遠也。而民莫之知。故民不可與慮化舉始。始首而可以樂成功。孔子始用於魯。魯人譬誦之曰。麋裘而鞞。投之無戾。鞞而麋裘。投之無郵。孔子衣麋裘。投鞞也。郵字與。用三年。男子行乎塗右。女子行乎塗左。財物之遺者。民莫之舉。

諺 孔叢子輯作節

及

左傳襄三年

大智之用固難踰也。

踰邁也。

子產始治鄭。使田有

封洫。都鄙有服。

封界洫溝也。服法服也。君子小人各有制。

民相與誦

之曰。我有田疇。而子產賦之。我有衣冠。而子產

貯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

左傳曰。鄭子產作丘賦。國人謗之。後

三年。民又誦之曰。我有田疇。而子產殖之。我有

子弟。而子產誨之。子產若死。其使誰嗣之。使鄭

簡魯哀。當民之誹訛也。而因弗遂用。則國必無

功矣。子產孔子必無能矣。非徒不能也。雖罪施

於民可也。

言非但能有為也。雖此二人罪罰於民意亦可。

今世皆稱

簡公哀公為賢。稱子產孔子為能。此二君者。達

井茂傳
新序雜二
說死復思

貴作喜

乎任人也。舟車之始見也。三世然後安之。安習也。
夫開善豈易哉。開通也。故聽無事治事。治之立也。
人主賢也。聽無事謂民謗于產孔子無用之為也。又賢主能聽之故曰。魏攻中山。樂羊將。已得
中山。還反報文侯。有貴功之色。文侯知之。命主
書曰。羣臣賓客所獻書者。操以進之主。書舉兩
篋以進。令將軍視之。書盡難攻中山之事也。難
將軍還走。北面再拜曰。中山之舉。非臣之力。君
之功也。當此時也。論士殆之日幾矣。論士議士也。殆危幾
也。中山之不取也。奚宜二篋哉。一寸而亡矣。中山

莫恐衍

之不取。謂樂羊不敢取以為已功。文侯賢主也。
一方寸之書則亡矣。何乃二篋也。
而猶若此。又況於中主耶。中主之患。不能勿為。
而不可與莫為。夫唯賢主能無為耳。中庸之主不能無為。故不可與為無為也。
凡舉無易一作為之事。氣志視聽動作。無非是者。
人臣且孰敢以非是邪。疑為哉。皆壹於為。則無
敗事矣。此湯武之所以大立功於夏商。而句踐
之所以能報其讎也。以小弱皆壹於為。而猶若
此。又況於以疆大乎。魏襄王與羣臣飲酒。酣。王
為羣臣祝。令羣臣皆得志。史趙興而對曰。羣臣
或賢或不肖。賢者得志則可。不肖者得志則不

溝洫志

師古云賦田之法一夫百畝也

可。賢臣得志則忠，故曰可也。不肖王曰：皆如西門豹之為人臣也。史起對曰：魏氏之行田也，以百畝，鄴獨二百畝，是田惡也。漳水在其旁，而西門豹弗知用，是其愚也。知而弗言，是不忠也。愚與不忠，不可效也。魏王無以應之，明日召史起而問焉。曰：漳水猶可以灌鄴田乎？史起對曰：可。王曰：子何不為寡人為之？史起曰：臣恐王之不能為也。王曰：子誠能為寡人為之，寡人盡聽子矣。史起敬諾，言之於王曰：臣為之，民必大怨，臣大者死，其次乃藉臣。臣雖死，藉願王之使他人

遂之也。

遂成也

王曰：諾，使之為鄴令。史起因往為

之鄴民大怨，欲藉史起。史起不敢出而避之。王乃使他人遂為之。水已行，民大得其利，相與歌之曰：鄴有聖令，時為史公，決漳水，灌鄴旁，終古斥鹵，生之稻粱，使民知可與不可，則無所用矣。賢主忠臣，不能導愚教陋，則名不冠後，實不及世矣。史起非不知化也，以忠於主也。魏襄王可謂能決善矣，誠能決善，眾雖誼譁而弗為變，功之難立也。其必由啍啍邪？國之殘亡，亦猶此也。故啍啍之中，不可不味也。中主以之啍啍也，止

善賢主以之。啍啍也。立功。按魏王世家文侯生武侯武侯生惠王惠得為四世之君臣也。又孟子見梁襄王出語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見所畏焉。何能決善哉。此言復謬也。

察微

六曰。使治亂存亡。若高山之與深谿。有水曰澗。無水曰谿。若白堊之與黑漆。則無所用智。雖愚猶可矣。且治亂存亡。則不然。如可知。如不可知。如可見。如不可不見。故智士賢者。相與積心愁慮以求之。猶尚有管叔蔡叔之事。與東夷八國不聽之謀。管叔周公弟。蔡叔周公兄。流言作亂。東夷八國附從。二叔不聽王命。周公居攝三年。伐奄八國之中。

淮南子齊俗家語致思

最大著作尚書餘七國小。故治亂存亡。其始若秋毫。喻微細也。察其秋毫。則大物不過矣。過失也。魯國

之法。魯人為人。臣妾於諸侯。有能贖之者。取其金於府。子貢贖魯人於諸侯。來而讓不取其金。

孔子曰。賜失之矣。自今以往。魯人不贖人矣。取其金則無損於行。言無所損於德行也。不取其金則不復贖人矣。淮南記曰。子貢讓而忘義。此之謂也。子路拯溺者。其人拜

之以牛。子路受之。孔子曰。魯人必拯溺者矣。淮南記曰。子路受而

勸德。此之謂也。孔子見之以細。觀化遠也。見其始知其終故曰。楚之邊邑曰卑梁。其處女與吳之邊

邑處女。桑於境上。戲而傷卑梁之處女。卑梁人操其傷子。以讓吳人。吳人應之不恭。怒殺而去之。吳人往報之。盡屠其家。卑梁公怒。公卑梁大夫也。楚僭稱王守邑大夫。皆稱公若周之。單襄公成肅公劉文公也。曰。吳人焉敢攻吾邑。舉兵反攻之。老弱盡殺之矣。吳王夷昧聞之。怒。使人舉兵。侵楚之邊邑。克夷而後去之。夷。吳平。楚以此大隆。隆當作格。格。鬪也。吳公子光。又率師與楚人戰於雞父。公子光夷昧之子也。大敗楚人。獲其帥潘子潘子臣。小帷子。楚二大夫也。臣。小帷子。陳夏齧。潘子臣。小帷子。楚二大夫也。戰故吳獲之。夏。雞父之戰。胡沈陳蔡皆佐楚。姓齧名陳大夫。又反伐郢。得荆平王之夫人。以

歸實為雞父之戰。凡持國太上知始。其次知終。昭二十三年。其次知中。三者不能。國必危。身必窮。言楚不知始與終。又不知中。故國危。身窮也。孝經曰。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富貴不離其身。然後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楚不能之也。鄭公子歸生率師伐宋。魯宣三年。傳曰。鄭公子歸生受命于楚。伐宋。言受命于楚。與晉爭盟也。宋華元率師。應之大棘。應。擊也。大棘。宋邑。今陳雷襄邑南。大棘是也。羊斟御。明日將戰。華元殺羊斟。士羊斟不與焉。與。及也。明日戰。怒謂華元曰。昨日之事。子為制。昨日之事。殺羊事也。今日之事。我為制。今日之事。御事也。遂驅

入於鄭師。宋師敗績。華元虜。為鄭虜夫弩機舍以

米則不發。戰大機也。饗士而忘其御也。將以此

敗而為虜。豈不宜哉。傳曰羊斟非人也以其私憾敗國殄民刑孰大焉

故凡戰必悉熟偏備。知彼知己。然後可也。古之良將

人遺之單醪輸之於川與士卒卒從下流飲之示不自獨用其味也華元羊肉不及羊斟而身見

虜。故曰凡戰必悉熟偏備。知彼知己。魯季氏與郈氏鬪雞。郈氏介

其雞。介甲也作小鏗著雞頭也季氏為之金距。以利鐵作銀距沓其距上

季氏之雞不勝。季平子怒。因歸郈氏之宮。而益

其一作而宅。平子名意如悼子純之子也。侵郈氏宮以益己宅。郈昭伯

怒。傷之於昭公。郈氏魯孝公子惠伯華之後也。以字為氏。因曰郈氏昭謚也。傷

猶諧也曰。禘於襄公之廟也。舞者二人而已。其餘

盡舞於季氏。禘大祭也。襄公昭公之父也。禮天子八佾諸侯六佾者四十八人。于

襄公廟二人餘在季氏之舞道無上久矣。弗誅

必危社稷。公怒不審。審詳也乃使郈昭伯將師徒

以攻季氏。遂入其宮。仲孫氏。叔孫氏相與謀曰。

無季氏則吾族也。死無日矣。遂起甲以往。陷

西北隅以入之。三家為一。郈昭伯不勝而死。昭

公懼。遂出奔齊。卒於乾侯。乾侯晉邑魯昭聽傷而不

辨其義。懼以魯國不勝季氏。而不知仲叔氏之

恐。而與季氏同患也。是不達乎人心也。不達乎

六佾 舞 當作每 淮而子

人心位雖尊。何益於安也。以魯國恐不勝一季氏。況於三季同惡。昭公同惡相助權。物若此。其過也。非獨仲叔氏也。魯國皆恐。魯國皆恐。則是與一國為敵也。其得至乾侯。而卒猶遠。不斃國內故以為遠也

去育與國同

七日東方之墨者讒子。將西見秦惠王。讒子閩東人也

學墨子之道。惠王秦孝公之子駟也。惠王問秦之墨者唐姑果。唐

姑果恐王之親一作視。讒子賢於已也。對曰。讒子

東方之辯士也。其為人甚險。將奮於說。以取少

淮南子修務訓果作梁

說

主也。奮疆也。少主惠王也。王因藏怒以待之。讒子至說王。

王弗聽。讒子不說。遂辭而行。凡聽言以求善也。

所言苟善。雖奮於取少主。何損。所言不善。雖不

奮於取少主。何益。不以善為之。慤而徒以取少

主為之。悖也。慤誠也。惠王失所以為聽矣。用志若是。

見客雖勞。耳目雖弊。猶不得所謂也。此史定所

以得行其邪也。史定秦史。此史定所以得餘鬼以人。

罪殺不辜。羣臣擾亂。國幾大危也。人之老也。形

益衰。而智益盛。老者見事多所聞廣故智益盛。今惠王之老也。

形與智皆衰耶。荆威王學書於沈尹筮。昭釐惡

之。威王好制。威王楚懷王之父也。制術數也。有中讞佐制者。為

為

也。昭釐謂威王曰。國人皆曰。王乃沈尹筮之弟。中謝官名也。佐

子也。中謝官名也。佐王不說。因疏沈尹筮。中讞

細人也。一言而令威王不聞先王之術。文學之

士不得進。令昭釐得行其私。故細人之言。不可

不察也。且數怒人主。以為姦人除路。姦路以除

而惡壅却。豈不難哉。除猶開通也。故曰而夫激

矢則遠。激水則旱。激主則悖。悖則無君子矣。夫

不可激者。其唯先有度也。度法也。鄰父有與人鄰者。

不善不祥也。列子作不祥。

列子說符
早誦為悖

伐之。鄰父因請而以為薪。其人不說。曰。鄰者若

此其險也。豈可為之鄰哉。此有所宥也。宥利也。又云為

也。夫請以為薪。與弗請。此不可以疑枯梧樹之

善與不善也。齊人有欲得金者。清且被衣冠。往

鬻金者之所。見人操金。攫而奪之。吏搏而束縛

之。問曰。人皆在焉。子攫人之金。何故。對吏曰。殊

不見人。徒見金耳。此真大有所宥也。夫人有所

宥者。固以晝為昏。以白為黑。以堯為桀。宥之為

敗亦大矣。亡國之主。其皆甚有所宥邪。故凡人

必別宥。然後知別。宥別能全一作其天矣。天身也。

宥說為尤

列子

必別宥。然後知別。宥別能全一作其天矣。天身也。

正名

八曰名正則治。名喪則亂。使名喪者淫說也。說淫則不可。而然不然。是不是而非。非不非。故君子之說也。足以言賢者之實。不肖者之克而已矣。克亦足以喻治之所悖。亂之所由起而已矣。喻明也。足以知物之情。人之所獲以生而已矣。凡悖惑亂者。刑名不當也。人主雖不肖。猶若用賢。猶若聽善。猶若為可者。其患在乎所謂賢從不肖也。從使人從不為善而從。一作邪辟。使人從邪。肖自謂賢。逆之道也。是刑名異。故曰所謂可從悖逆也。其患

不為善而作邪謂善三字

卓田敬世家作渾

仕

尹文子者正名二篇

克而聲實異謂也。夫賢不肖。善邪辟。可悖逆。國不亂。身不危。奚待也。齊潛王是以知說士。而不知所謂士也。潘王齊田常之孫田和立為宣王。潘王宣王之子也。言知當敬義士。不能知其所行。故尹文問其故。問所以為。而王徒謂之士也。無以應。此公玉丹之所以見信。而卓齒之所以見任也。信卓齒而信公玉丹。豈非以自讎邪。公玉丹齊臣。卓齒楚人。亦為潘王讐。其讐出在此。二人非欲以自斃也。然二人卒斃之。潘王無道。齒殺之。而擢其筋懸之於東廟。終日以自斃者也。尹文見齊王。尹文齊人。篇在公孫龍前。齊王謂尹文曰。寡人甚好士。尹文曰。願聞何謂士。王未有以應。尹文曰。今有人

公孫龍稱之

卷之十六

二十一

於此事親則孝。事君則忠。交友則信。居鄉則悌。有此四行者可謂士乎。齊王曰。此真所謂士已矣。一作尹文曰。王得若人。有用。一作以為臣乎。王曰。所願而不能得也。尹文曰。使若人於廟。一作朝中。深見侮而不鬪。王將以為臣乎。王曰。否。大夫見侮而不鬪。則是辱也。辱則寡人弗以為臣矣。尹文曰。雖見侮而不鬪。未失其四行也。未失其四行者。是未失其所以為士一矣。未失其所以為士一。而王不以為臣。則嚮之所謂士者。乃士乎。王無以應。尹

文曰。今有人於此。將治其國。民有非則非之。民無非則非之。民有罪則罰之。民無罪則罰之。而惡民之難治。可乎。王曰。不可。尹文曰。竊觀下吏之治齊也。方若此也。王曰。使寡人治信若是。則民雖不治。寡人弗怨也。意者未至然乎。尹文曰。言之不敢無說。請言其說。王之令曰。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民有畏王之令。深見侮而不敢鬪者。是全王之令也。而王曰。見侮而不敢鬪。是辱也。夫謂之辱者。非此之謂也。以為臣不以為臣者。罪之也。此無罪而王罰之也。齊王無以應。論皆若

上為臣之為當為謂

孟侯書經注言諸侯之長也

此故國殘身危。走而之穀。穀齊邑也如衛。如之齊潛

王周室之孟侯也。孟長也太公之所老也。桓公嘗

以此霸矣。管仲之辨名實審也。桓公以繼絕存亡率義以霸管

子輔而成之。不以土地之大也。今此潛王繼管

國之曹僭號不義之人。無管子之輔。假有之。又

不能喻以桓公山頭。井底不得方之者也。

呂氏春秋卷之十六終

